
四庫全書
經部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鮑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詩本義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本義十六卷宋歐陽修撰是書凡為説一百十有四篇統解十篇時世本末二論豳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修文章名一世而經術亦復湛深王宏撰山史記嘉靖時欲以修從祀孔子

廟衆論靡定世宗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閲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語豈得謂修於六經無羽翼於聖門無功乎一清對以修之論說見於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云云蓋均不知修有此書也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推原所始實發於修然修之言曰後之學者因迹先世之

所傳而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又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是修作是書本出於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後之學者或

務立新奇自矜神解至於王柏之流乃併疑及聖經使周南召南俱遭刪竄則變本加厲之過固不得以濫觴之始歸咎於修矣林光朝艾軒集有與趙子直書曰詩本義初得之如洗腸讀之三歲覺有未穩處大率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經多如此又一書駁本義關雎樛木兔罝麟趾諸解斥辨甚力葢文士之說詩多求其意講學者之說詩務求其理各

得一偏互相掊擊其勢則然然不必盡爲定論也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本義卷一

宋　歐陽修　撰

關雎

論曰爲關雎之說者既差其時世至於大義亦已失之葢關雎之作本以雎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雄雌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以述文王太姒爲好逑如雎鳩雄雌之和諧爾毛鄭則不然謂詩所斥淑女者非太姒也是太姒有不妒忌之行而幽

閨深宮之善女皆得進御於文王所謂淑女者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衆宮人爾然則上言雎鳩方取物以為比興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則終篇更無一語以及太姒且關雎本謂文王太姒而終篇無一語及之此豈近於人情古之人簡質不如是之迂也先儒辨雎鳩者甚衆皆不離於水鳥惟毛公得之曰鳥摯而有別謂水上之鳥捕魚而食鳥之猛摯者也而鄭氏轉釋摯為至謂雌雄情意至者非也鳥獸雌雄皆有情

意孰知雎鳩之情獨至也哉或曰詩人本述后妃淑善之德反以猛摯之物比之豈不戾哉對曰不取其摯取其別也雎鳩之在河洲聽其聲則和視其居則有別此詩人之所取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鄭氏見詩有荇菜之文遂以琴瑟鐘鼓為祭時之樂此孟子之所謂也

本義曰詩人見雎鳩雌雄在河洲之上聽其聲則關關然和諧視其居則常有別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淫其

色亦常有別而不黷也淑女謂太姒君子謂文王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言后妃采彼荇菜以供祭祀以其有不妒忌之行左右樂助其事故曰左右流之也流求也此淑女與左右之人常勤其職至日夜寢起不忘其事故曰寤寐求之輾轉反側之類是也后妃進不淫其色以專君退與左右勤其職事能如此則宜有琴瑟鐘鼓以友樂之而不厭也此詩人愛之之辭也關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蓋思古以刺今之

詩也謂此淑女配於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其左右勤其職事則可以琴瑟鐘鼓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傷

葛覃

論曰葛覃之首章毛傳為得而鄭箋失之葛以為絺綌爾據其下章可驗安有取喻女之長大哉黄鳥栗留也麥黄椹熟栗留鳴蓋知時之鳥也詩人引之以志夏時

草木盛葛欲成而女功之事將作爾豈有喻女有才美之聲遠聞哉如鄭之說則與下章意不相屬可謂衍說也卒章之義毛鄭皆通而鄭說為長

本義曰詩人言后妃為女時勤於女事見葛生引蔓于中谷其葉萋萋然茂盛葛常生於叢木之間故又仰見叢木之上黄鳥之聲喈喈然知此黄鳥之鳴乃盛夏之時草木方茂葛將成就而可采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以成就刈濩而為絺綌也其卒章

之義毛鄭之說是矣

卷耳

論曰卷耳之義失之久矣云卷耳易得頃筐易盈而不盈者以其心之憂思在於求賢而不在於采卷耳此荀卿子之說也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也臣下出使歸而宴勞之此庸君之所能也國君不能官人於列位使后妃越職而深憂至勞心而廢事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重貽后妃之憂傷如此則文

王之志荒矣序言知臣下之勤勞以詩三章考之如毛鄭之說則文意乖離而不相屬且首章方言后妃思欲君子求賢而置之列位以其未能也故憂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二章三章乃言君能以罍觥酌罰使臣與之飲樂則我不傷痛矣前後之意頓殊如此豈其本義哉

本義曰卷耳易得頃筐小器也然采采而不能頃盈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

君子以謂賢才難得宜愛惜之因其勤勞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為過禮但不可以長懷於飲樂爾故曰維以不永懷養愛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酒懽禮失能罰以為樂亦不為過而於義未傷故曰維以不永傷也所以宜然者由賢臣勤國事勞苦之甚如卒章之所陳也詩人述后妃此意以為言以見周南君后皆賢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有私謁之言也蓋疾時之不然

樛木

論曰毛傳葛藟尤為簡略然以其簡故未見其失鄭箋所說皆詩意本無考於序文亦不述雖詩之大義未甚失然於說為衍也據序止言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爾鄭謂常以善言逮下而安之又云衆妾上附事之而禮儀俱盛又云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為福禄所安考詩及序皆無此意凡詩每章重復前語甚多乃詩人之常爾豈獨於此二章見殷勤之意故曰衍說也

本義曰詩人以樛木下其枝使葛藟得託而並茂如后妃不嫉妒下其意以和衆妾衆妾得附之而並進於君子后不嫉妒則妾無怨曠云樂只君子福禄綏之者衆妾愛樂其君子之辭也

螽斯

論曰螽斯大義甚明而易得惟其序文顛倒遂使毛鄭從而解之失也蟄螽蝗類微蟲爾詩人安能知其心不妒忌此尤不近人情者蟄螽多子之蟲也大率蟲子皆

多詩人偶取其一以為比爾所比者但取其多子似螽斯也據序宜言不妒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也今其文倒故毛鄭遂謂螽斯有不妒忌之性者失也振振羣行貌繩繩齊一貌蟄蟄衆聚貌皆謂子孫之多而毛訓仁厚戒慎和集皆非詩意其大義則不逺故不復云

兎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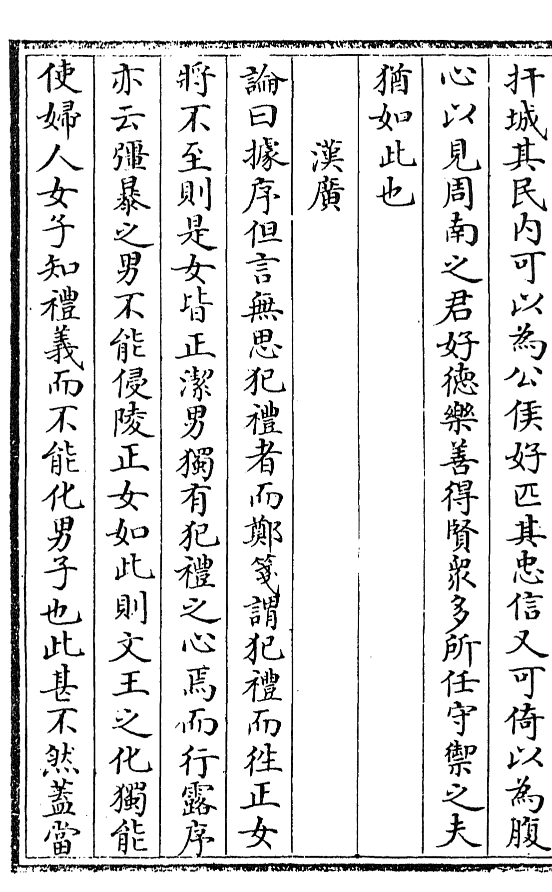
論曰兎罝小人之賤事也士有旣賢且武又有將帥之德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其謀慮深長可以折衝禦難

於未然若鄰國有來相侵則可使往而和好以平其患及國有出兵攻伐則又可用為策謀之臣論其材智可為難得之臣也有人如此棄而不用使在田野張置椓杙躬小人鄙賤之事則周南國君詩可以刺矣亦何所美哉如鄭箋所謂武夫者論材較德在周之盛不過方叔召虎吉甫之徒三數人而已春秋所載諸侯之臣號稱賢大夫者亦不過國有三數人而已今為詩說者泥於序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之語因以謂周南之人舉

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下至兔罝之人皆負方叔名虎吉甫春秋賢大夫之材德則又近誣矣就如其說則舉國人人可用卷耳后妃又安用輔佐君子求賢審官至於憂勤者乎肅肅嚴整貌而毛傳以為敬且布罝椓杙何容施敬亦其失也春秋左氏傳晉郤至為楚子反言天下有道則諸侯有享宴以布政成禮而息民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爭尋常以盡民則略其武夫以為腹心二者皆引赳赳武夫之詩

以為言如郤至之説則公侯扞城為美公侯腹心為刺是兔罝一篇有美有刺郤左皆毛鄭前人其説如此與今詩義絶異郤至所引纔詩四句疑當時别自有詩亦為此語故今不敢引據第考今詩序文以求詩義亦可見矣

本義曰捕兔之人布其網罟於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嚴整使兔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為國守禦赳赳然勇力使姦民不得竊發爾此武夫者外可以



扞城其民内可以為公侯好匹其忠信又可倚以為腹心以見周南之君好徳樂善得賢衆多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也

漢廣

論曰據序但言無思犯禮者而鄭箋謂犯禮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是女皆正潔男獨有犯禮之心焉而行露序亦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如此則文王之化獨能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葢當

紂時淫風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漢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如詩所陳爾夫政化之行可使人顧禮義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盡無情欲心也紂時風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今被文王之化男子雖悅慕游女而自顧禮法不可得而止也考詩三章皆是男子見出游之女悅其美色而不可得爾若鄭箋則不然其一章乃云男欲犯禮而往二章三章乃云欲擇尤正潔者使嫁我則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且序但云無思犯

禮本無欲女嫁我之意蓋雖正女無不嫁之禮苟以禮求婚安得不嫁由鄭以于歸為嫁乃失之爾

本義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息漢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義明矣其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衆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衆女雜遊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既述此意矣末乃陳其不可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

方爾蓋極陳男女之情雖有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

汝墳

論曰序言婦人能閔其君子君子謂周南之大夫以國事勤勞於外者然則所謂婦人者大夫之妻也如鄭氏之說伐薪非婦人之事意謂此婦人不宜伐薪而令伐薪如君子之賢不宜處勤勞而令處勤勞其意如此乃是直謂周南大夫之妻自出伐薪爾爲國者必有尊卑

之别大夫之妻自伐薪雖古今不同其必不然理不待論則鄭說之失可知矣矧賢者固當勤勞於國而反謂非其事則又違勉之以正之言也鄭氏又以王室如燬父母孔邇謂紂為酷暴君子避此勤勞之事或時得罪則害及父母不惟詩文本無此意且君子所勤者周南之事爾紂雖虐刑必不為周誅避事之臣茲理亦有所不通矣

本義曰周南大夫之妻出見循汝水之墳以伐薪者為

勞役之事念已君子以國事奔走於外者其勤勞亦可知思之欲見如飢者之思食爾其二章云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者謂君子以事畢來歸雖不我遠去我亦不敢偷安其私故卒章則復勉之云魚勞則尾赤令王室酷烈如火之將焚紂雖如此而周南父母之邦自當宣力勤其國事以圖安爾

麟之趾

論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

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以為證然至於二南其序多失而麟趾騶虞所失尤甚特不可以為信疑此二篇之序為講師以已說汩之不然安得繆論之如此也據詩直以國君有公子如麟有趾爾更無他義也若序言關雎之應乃是關雎化行天下太平有瑞麟出而為應不惟怪妄不經且與詩意不類關雎麟趾作非一人作麟趾者了無及關雎之意故前儒為毛鄭學者自覺其非乃為曲說云實無麟應太史編詩之

時假設此義以謂關雎化成宜有麟出故借此麟趾之篇列於最後使若化成而麟至爾然則序之所述乃非詩人作詩之本意是太史編詩假設之義也毛鄭遂執序意以解詩是以太史假設之義解詩人之本義宜其失之遠也如毛言麟以足至者鄭謂角端有肉亦有武而不用者尤為衍說此篇序既全乖不可引據但直考詩文自可見其意

本義曰周南風人美其國君之徳化及宗族同姓之親

皆有信厚之行以輔衛其公室如麟有足有額有角以輔衛其身爾其義止於此也他獸亦有蹄角然亦不以爲比而遠取麟者何哉麟遠人之獸也不害人物而希出故以爲仁獸所以詩人引之以謂仁獸無鬬害之心尚以蹄角自衛如我國君以仁德爲國猶須公族相輔衛爾

詩本義卷一

詩本義卷二

宋 歐陽修 撰

鵲巢

論曰據詩但言維鳩居之而序言德如鳲鳩乃可以配鄭氏因謂鳲鳩有均一之德以今物理考之失自序始而鄭氏又增之爾且詩人本義直謂鵲有成巢鳩來居爾初無配義況鵲鳩異巢類不能作配也鳩之種類最多此居鵲巢之鳩詩人直謂之鳩以今鳩考之詩人不

繆但序與箋傳誤爾且鳲鳩爾雅謂之鴶鵴而諸家傳釋或以為布穀或以為戴勝今之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鷇殞雛而死葢詩人取此拙鳥不能自營巢而有居鵲之成巢者以為興爾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在於物理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古之詩人取物比興但取其一義以喻意爾此鵲巢之義詩人但取鵲

之營巢用功多以比周室積行累功以成王業鳩居鵲之成巢以比夫人起家來居已成之周室爾其所以云之意以興夫人來居其位當思周室創業積累之艱難宜輔佐君子共守而不失也此意詩雖無文但詩既言鵲成巢之用功多而鳩乃來居之則其意自然可見下言百兩者述其來歸之禮甚盛美其得正也

草蟲

論曰草蟲阜螽異類而交合詩人取以為戒而毛鄭以

為同類相求取以自比大夫妻實已嫁之婦而毛鄭以為在塗之女其於大義既乖是以終篇而失也蓋由毛鄭不以序意求詩義既失其本故枝辭衍說文義散離而與序意不合也序意止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爾而毛鄭乃言在塗之女憂見其夫而不得禮又憂被出而歸宗皆詩文所無非其本義案爾雅阜螽謂之蠜草蟲謂之負蠜負形皆似蝗而異種二者皆名為螽其生於陵阜者曰阜螽生於草間者曰草蟲形色不同種類亦

異故以草草别之凡蟲鳥皆於種類同者相匹偶惟此
二物異類而相合合其所不當合故詩人引以比男女
之不當合而合者爾
本義曰召南之大夫出而行役妻留在家當紂之末世
淫風大行彊暴之男侵陵貞女淫泆之女犯禮求男此
大夫之妻能以禮義自防不為淫風所化見彼草蟲喓
喓然而鳴呼阜螽趯趯然而從之有如男女非其匹偶
而相呼誘以淫奔者故指以為戒而守禮以自防閑以

待君子之歸故未見君子時常憂不能自守既見君子然後心降也其曰陟彼南山采蕨采薇云者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見之庶幾自守能保其全之意也

行露

論曰行露據序本為美召伯能聽訟而毛氏謂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鄭氏謂物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乃是召伯不能聽審爾至其下章但云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則了無聽訟之意與序相違且鄭又謂露濕道中是二月嫁娶之時且男女淫奔豈復更須仲春合禮之月又謂六禮之來强委之且肆其强暴以侵陵豈復猶備六禮何其說之迂也詩人本述紂世禮俗大壞及文王之化既行而淫風漸止然强暴難化之男猶思犯禮將加侵陵而女能守正不可犯自訴其事而召伯又能聽決之爾若如毛鄭之說雖有媒妁而言約未許不待期要而强行六禮乃是男女爭婚之訟爾非訴强暴侵陵之

事也且男女爭婚世俗常事而中人皆能聽之豈足當詩人之所美乎

本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者正女自訴之辭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者以興事有非意而相干者也女子自言我當多露之時豈不欲早夜而出行猶以露多將被霑汙而不行其自防閑以保其身如此然不意彊暴之男與我本無室家之道遽欲侵陵於我迫我興此獄訟雖然事終獲辯者由召伯聽訟之明也

事獲辯者室家不足與下章亦不女從是也所謂非意相干者謂雀無角不能穿屋矣今乃以咮而穿我屋謂鼠無牙不能穿墉矣今乃穴垣而居是皆出於不意也謂彼男子於我本無室家之道今乃直行彊暴欲見侵陵亦由非意相干也

摽有梅

論曰摽有梅本謂男女及時之詩也如毛鄭之說自首章梅實七分以喻時衰二章三章喻衰落又甚乃是男

女失時之詩也序言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則是紂世男女不得及時獨被文王之化者乃得及時爾且不及時有三説禮儀既喪淫風大行犯禮相奔者不禁及遭彊暴横見侵陵則男女有未及嫁娶之年先時而犯禮者矣世變多故兵旣喪亂民不安居與力不足則男女有過嫁娶之年後時而不得如禮者矣然則先時後時皆為不及時而紂世男女常是先時犯禮為不及時而被文王之化者變其淫俗男女各得守

禮待及嫁娶之年然後成婚姻為及時爾令毛鄭以首章梅實七為當盛不嫁至於始衰以二章迨其今為急辭以卒章頃筐塈之為時已晚相奔而不禁是終篇無一人得及時者與詩人之意異矣鄭氏又執仲春之月至夏為過時此又其迂滯者也梅實有七至於落盡不出一月之間故前世學者多云詩人不以梅實記時早晚獨鄭氏以為過春及夏晚皆非詩人本義也古者婚禮不自為主人求我庶士非男女自相求學者可以意

得也

本義曰梅之盛時其實落者少而在者七已而落者多而在者三已而遂盡落矣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以言召南之人顧其男女方盛之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其求庶士以相婚姻也所以然者召南之俗被文王之化變其先時先奔犯禮之淫俗男女各得待其嫁娶之年而始求婚姻故惜其盛年雖久而懼過時也吉者宜也求其相宜者也今者時也欲及時也謂者

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野有死麕

論曰詩序失於二南者多矣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蓋言天下服周之盛德者過半爾説者執文害意遂云九州之内奄有六州故毛鄭之説皆云文王自岐都豐建號稱王行化於六州之内此皆欲尊文王而反累之爾就如其説則紂猶在上文王之化止能自被其所治然於芣苢序則曰天下和平婦人樂有子於

麟趾序則曰關雎化行天下無犯非禮者於騶虞序則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既曰如此矣於行露序則反有彊暴之男侵陵正女而爭訟於桃夭摽有梅序則又云婚姻男女得時又似不應有訟據野有死麕序則又云天下大亂强暴相陵遂成淫風惟被文王之化者猶能惡其無禮也其前後自相牴牾無所適從然而紂爲淫亂天下成風猶文王所治不宜如此於野有死麕之序僅可爲是而毛鄭皆失其義詩三百篇大率作者之體

不過三四爾有作詩者自述其言以為美刺如關雎相鼠之類是也有作者録當時人之言以見其事如谷風録其夫婦之言北風其凉録去衛之人之語之類是也有作者先自述其事次録其人之言以終之者如溱洧之類是也有作者述事與録當時人語雜以成篇如出車之類是也然皆文意相屬以成章未有如毛鄭解野有死麕文意散離不相終始者其首章方言正女欲令人以白茅包麕肉為禮而來以作詩者代正女告人之

言其意未終其下句則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乃是詩人言昔時吉士以媒道成思春之正女而疾當時不然上下文義各自為說不相結以成章其次章三句言女告人欲令以茅包鹿肉而來其下句則云有女如玉乃是作詩者歎其女德如玉之辭尤不成文理是以失其義也

本義曰紂時男女淫奔以成風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能知廉恥而惡其無禮故見其男女之相誘而淫亂

者惡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可以食之故愛惜而包以白茅之潔不使為物所汙奈何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吉士猶然彊暴之男可知矣其次言樸樕之木猶可用以為薪死鹿猶束以白茅而不汙二物微賤者猶然況有女而如玉乎豈不可惜而以非禮汙之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狀曰汝無疾走無動我佩無驚我狗吠彼奔未必能動我佩蓋惡而遠却之之辭

騶虞

論曰以下原闕

以時發矢射豝下句直歎騶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騶虞之不若也故知毛鄭為失

本義曰召南風人美其國君有仁徳不多殺以傷生能以時田獵而虞官又能供職故當彼葭草茁然而初生

國君順時畋于騶囿之中蒐索害田之獸其騶囿之虞官乃翼驅五田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發矢而已不盡殺也故詩之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而不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

柏舟

論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毛鄭皆以茹為度謂鑒之察形不能度真偽我心匪鑒故能度知善惡據下章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鄭解云石雖

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者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然則鑒可以茹我心匪鑒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鄭反其義以為鑒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於以茹為度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茹納也傳曰火日外景金水内景蓋鑒之於物納景在内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時詩人謂衛之仁人其心匪鑒不能善惡皆納善者納之惡者不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於在側之羣小而獨不遇也憂心悄悄

慍于羣小者本謂仁人為羣小所怒故常懼禍而憂心焉如鄭氏云德備而不遇所以慍者則是仁人慍羣小爾以文理考之當是羣小慍仁人也居諸語助也日月詩傳云日乎月乎者是也胡迭更互之辭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朘月削也安有大臣專恣日如月然之義哉

擊鼓

論曰擊鼓五章自爰居而下三章王肅以為衛人從軍

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而毛氏無說鄭氏以為軍中士伍相約誓之言今以義考之當時王肅之說為是則鄭於此詩一篇之失大半矣州吁以魯隱四年二月弑桓公而自立至九月如陳見殺中間惟從陳蔡伐鄭是其用兵之事而謂其阻兵安忍衆叛親離者蓋衛人以其有弑君之大惡不務以德和民而以用兵自結於諸侯言其勢必有禍敗之事爾其曰衆叛親離者第言人心不附爾而鄭氏執其文遂以為伐鄭之兵軍士離散棄

春秋左傳言伐鄭之師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兵出既不久又未嘗敗衂不得有卒伍離散之事也且衛人暫出從軍已有怨刺之言其卒伍豈宜相約偕老於軍中此又非人情也由是言之王氏之說為得其義

本義曰州吁以弒君之惡自立內興工役外興兵而伐鄭國數月之間兵出者再國人不堪所以怨刺故於其詩載其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之語以見其情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

若求與我馬當於林下求之葢為必敗之計也因念與子死生勤苦無所不同本期偕老而今闊别不能為生吁嗟我心所苦如此可信而在上者不我信也洵亦信也

匏有苦葉

論曰詩刺衛宣公與夫人並為淫亂而鄭氏謂夫人者夷姜也夷姜宣公之父妾也宣姜者宣公子伋之婦也此二人皆稱夫人皆與宣公為淫亂者考詩之言不可

分別不知鄭氏何從知為獨刺夷姜也案史記夷姜生子曰伋其後宣公為伋娶齊女奪之是為宣姜學者因附鄭説謂作詩時未為伋娶故當是刺夷姜且詩作早晚不可知今直以詩之編次偶在前爾然則鄭説胡可為據也據詩墻有茨刺公子頑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甚惡之之辭也宣公烝父妾淫子婦皆是鳥獸之行悖人倫之理詩人刺之宜為甚惡之辭也今鄭氏以匏葉苦濟水深為八月納采問名之

時又以深厲淺揭喻男女才性賢不肖長幼宜相當乃是刺婚姻不時男女不相當之詩爾且烝父妾奪子婦豈有婚姻之禮安問男女賢愚長幼相當與否葢毛鄭二家不得詩人之意故其說失之迂遠也昔魯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晉叔向曰苦匏不才供濟於人而已葢謂要舟以渡水也春秋國語所載諸侯大夫賦詩多不用詩本義第略取一章或一二句假借其言以苟通其意如鵲巢黍苗之類故皆不可引以為詩之證至於鳥獸

草木諸物常用於人者則不應繆妄若匏爲物當毛鄭未說詩之前其說如此若穆子去詩時近不應繆妄也今依其說以解詩則本義得矣毛鄭又謂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然周書曰牝雞無晨豈爲走獸乎古語通用無常也

本義曰詩人以腰匏葉以涉濟者不問水深淺惟意所往期於必濟如宣公烝淫夷宣二姜不問可否惟意所欲期於必得不懼滅亡之罪如涉濟者不思及溺之禍

也濟盈不濡軌者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為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别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言士之娶妻猶有禮别宣公曾庶士之不若也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者謂行路之人衆皆涉矣有招之而獨不涉者以待同行不忘其友也以刺夫人忘已所當從而隨

人所誘曾行路之人不如也凡涉水者淺則徒行深則舟渡而腰匏以涉者水深而無舟葢急遽而蹈險者也故詩人引以為比

詩本義卷二

詩本義卷三

宋 歐陽修 撰

北風

論曰北風本刺衛君暴虐百姓苦之不避風雪相攜而去爾鄭謂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喻君政教暴酷者非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者旅上攜手同行之語云其可虛徐而不進乎謂當亟去爾皆民相招之辭而鄭謂在位之人故時威儀寬徐今為刻急之行者亦非也詩人必

不前後述衛君臣而中以民去之辭間之若此豈成文理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者鄭謂喻君臣相承為惡如一且赤黑狐烏之自然非其惡也豈以喻君臣之惡皆非詩之本義也

本義曰詩人刺衛君暴虐衛人逃散之事述其百姓相招而去之辭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者民言雖風雪如此有與我相恵好者當與相攜手衝風冒雪而去爾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者言無暇寛徐

當急去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謂狐烏各有類也言民各呼其同好以類相攜而去也故其下文云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是也

静女

論曰静女之詩所以為刺也毛鄭之說皆以為美既非陳古以刺今又非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直言衛國有正静之女其德可以配人君考序及詩皆無此義然則既失其大旨而一篇之内隨事為說訓解不通者不足怪

也詩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據文求義是言靜女有所待於城隅不見而彷徨爾其文顯而義明灼然易見而毛鄭乃謂正靜之女自防如城隅則是舍其一章但取城隅二字以自申其臆說爾彤管不知為何物如毛鄭之說則是女史所執以書后妃羣妾功過之筆之赤管也以謂女史所書是婦人之典法彤管是書典法之筆故云遺以古人之法何其迂也據詩云靜女其孌遺我彤管所謂我者意是靜女以彤

管所貽之人也若彤管是王宫女史之筆靜女從何得以遺人使靜女家自有彤管用以遺人則因彤管自媒何名靜女若謂詩人假設以為言是又不然且詩人本以意有難明故假物以見意如彤管之說左右不通如此詩人假之何以明意理必不然也其下文云彤管有煒說懌女美鄭既不能為說遂改為說繹以曲就已義改經就注先儒因已非之矣荑茅之始生而秀者何取其有始有終毛義既失鄭又附之謂可以供祭祀據詩

但言其美爾安有共祭祀之文皆衍說也據序言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謂宣公與二姜淫亂國人化之淫風大行君臣上下舉國之人皆可刺而難於指名以偏舉故曰刺時者謂時人皆可刺也據此乃是述衛風俗男女淫奔之詩爾以此求詩則本義得矣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彤管是何物也但彤是色之美者蓋男女相悅用此美色之管相遺以通情結好爾

本義曰衛宣公既與二夫人烝淫為鳥獸之行衛俗化之禮義壞而淫風大行男女務以色相誘悅務誘自道而不知為惡雖幽靜難誘之女亦然舉靜女猶如此則其他可知故其詩述衛人之言曰彼姝然靜女約我而俟我於城隅與我相失而不相見則踟躕而不能去又曰彼孌然靜女贈我以彤管此管之色煒然甚盛如女之美可悅懌也其卒章曰我自牧田而歸取彼茅之秀者信美且異矣然未足以比女之為美聊貽美人以為

報爾

新臺

論曰毛傳新臺訓詁而已其言既簡不知其意如何未可遽言其得失至鄭傳釋籧篨為口柔戚施為面柔然後一篇之義皆失國語晉胥臣對文公言籧篨不可使俯注謂籧篨偃人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注謂戚施僂人不可使仰與僬僥侏儒矇瞍嚚瘖聾聵僮昏之類皆是人之不幸而身病者故謂之八疾鄭既以謂籧篨戚施並斥衛宣公據詩宣

公淫亂不恤國事兵革數起北風刺其虐政衛人怨怒相攜持而叛去二子乘舟又殺伋壽乃是衛之暴君似非柔者其淫於子婦鳥獸之行最為大惡詩人刺之宜加以深惡之言不當但言其口柔面柔而已鄭意自謂籧篨戚施本是病人以口面柔者似之故取以為言爾使宣公口面不柔邪詩人刺其大惡何故委曲取此小疾以斥之使宣公性實柔邪不當無此二事蓋口柔不能俯則是仰矣又安得戚施面柔不能仰則是俯矣又

安得遂篨哉一人之身不容兼此二事此尤可笑者鮮少殄絶訓釋甚明而鄭解鮮為善又改殄為腆以曲成已説此尤不可取也今以毛傳訓詁求詩本義又據毛解卒章則毛雖簡略於義為得

本義曰衛人惡宣公滛其子婦乃臨河上築高臺而邀之以求燕婉之樂國人過其下者多仰面視之不少不絶言國人仰視者多也此惡宣公滛不避人如鳥獸爾卒章言齊姜本嫁其子反與其父於此臺上共求燕婉

之樂使國人見此又或俯面而不欲視之得此猶遇此也言遇此人而俯面不欲視據詩公在臺上其下之人甚衆有仰而視者有俯而不欲視者然則不欲視者惡之尤深

二子乘舟

論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毛謂國人傷二子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據傳言壽伋相繼而往皆見殺豈謂汎汎然不礙引譬不類非詩人

之意也宣公奪伋妻為鳥獸之行使伋之齊而殺之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罪惡乃為得禮若壽者益不當先往而就死二子舉非合理死不得其所聖人之所不取但國人憐而哀其不幸故詩人述其事以譬夫乘舟者汎汎然無所維制至於覆溺可哀而不足尚亦猶語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也詩人之意如此而已不瑕有害毛說是矣

牆有茨

論曰牆有茨文義皆簡而易明由毛公一言之失鄭氏從而附之遂汨詩之本義公子頑通乎宣姜鳥獸之行人所共惡當加誅戮然宣姜是國君之母誅公子頑則暴宣姜之罪傷惠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誅爾詩人乃引蒺藜人所惡之草今乃生於牆理當埽除然欲埽除則懼損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欲誅則懼傷惠公子母之道其義如此而已所謂毛公一言之失者謂牆所以防非常也且詩人取物比興本以意有難明假物見

意爾若謂牆以防非常則雖有茨藜生其上何害其防非常也且所謂牆以防非常者為内外之限爾若上有茨藜則人益不可履而踰是於牆反有助爾此豈詩人之本意哉詩人本意但惡公子頑當誅懼有所傷而不得誅如茨藜當去懼損牆而不得去爾毛公言去之傷牆則近矣

相鼠

論曰經義固常簡直明白而未嘗不為説者迂回汩亂

而失之彌遠也相鼠之義不多直刺衛之羣臣無禮儀爾詩之意言人不如鼠爾而毛鄭氏以鼠比人此其失也毛言居尊位為闇昧之行考序及詩皆無此義而鄭氏又從而附之謂偷食苟得不知廉恥皆詩所無鼠穴處詩人不以譬高位也本刺無禮儀何取鼠之偷食詩言鼠有皮毛以成其體而人反無威儀容止以自飾其身曾鼠之不如也人不如鼠則何不死爾此甚嫉之之辭也三章之意皆然更無他意也

考槃

論曰考槃本述賢者退而窮處鄭解永矢弗諼以謂誓不忘君之惡永矢弗過謂誓不復入君之朝永矢弗告謂誓不告君以善道如鄭之説進則喜樂退則怨懟乃不知命之很人爾安得為賢者也孔孟常不遇矣所居之國其君召之以禮無不往也顏子常窮處矣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也使詩人之意果如鄭説孔子録詩必不取也

本義曰考成槃樂也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謂碩人居於山澗之間不以為狹而獨言自謂不忘此樂也碩人之寬澗居雖狹賢者以為寬也永矢弗過者謂安然樂居澗中不復有所他之也永矢弗告者自得其樂不可妄以語人也

氓

論曰氓據序是衛國淫奔之女色衰而為其男子所棄困而自悔之辭也今考其詩一篇始終皆是女責其男

之語凡言子言爾者皆女謂其男也鄭於爾卜爾筮獨以謂告此婦人曰我卜汝宜為室家且上下文初無男子之語忽以此一句為男告女豈成文理據詩所述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序與男相得之初殷勤之篤而責其終始棄背之辭云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徃爾推其文理爾卜爾筮者女爾其男子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皆是女被棄逐困而自悔之辭

鄭以為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今據
上文以我賄遷下文桑之落矣皆是女之自語豈於其
間獨此數句為國之賢者之言據序但言序其事以風
則是詩人序述女語爾不知鄭氏何從知為賢者之辭
蓋臆說也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黄而隕又
喻男意易得衰落爾鄭以桑未落為仲秋時又謂鳩非
時而食葚且桑在春夏皆未落豈獨仲秋而仲秋安得
有葚此皆其失也蓋女謂我愛彼男子情意盛時與之

耽樂而不思後患譬如鳩愛葚而食之過則為患也兄弟不知咥其笑矣據文本謂不知而笑鄭箋云若其知之則笑我與詩意正相反也詩述女言我為男子誘而奔也兄弟不知我今被其酷暴乃笑我爾意謂使其知我今困於棄逐則當哀我也其意如此而已

竹竿

論曰竹竿之詩據文求義終篇無比興之言直是衛女嫁於異國不見荅而思歸之詩爾其言多述衛國風俗

所安之樂以見己志思歸而不得爾而毛鄭曲為之說

常以淇水為比喻詩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毛謂釣以

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為室家取物比事既非倫類又

與下文不相屬詩下文云豈不爾思遠莫致之且衛女

嫁在夫家但恩意不相厚爾是所謂近而不相得也而

詩云遠莫致之故知毛說難通也鄭又以泉源小水當

流入淇大水今不入淇而相左右喻女當歸夫家而不

見荅如鄭此說是以泉源喻女而以淇水喻夫家也若

然則小水自不流入淇是衛女自不歸夫家爾義豈得安又其下章云淇水滺滺檜楫松舟謂舟楫相配得水而行如男女相配得禮而備則又以淇水喻禮也不唯淇水喻禮義自不偷且上章以淇水喻夫家下章又以淇水喻禮詩人不必二三其意雜亂以惑人也

本義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今我豈不思復見之乎而遠嫁異國不得歸爾又言泉淇二水之間衛

人之所常遊處也今我嫁在異國與父母兄弟皆不得相近況此二水乎因又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閑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又言淇水滺滺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序言思而能以禮者謂雖不見荅而不敢道夫家之過惡亦不敢有欲去之心但陳衛國之樂以見思歸之意爾若谷風及氓則多述夫家之過惡也

揚之水

論曰據詩三章周人以出戍不得更代而怨思爾其序言不撫其民者謂勞民以遠戍也鄭氏不原其意遂以不流束薪爲恩澤不行于民且激揚之水本取其力弱不能流移束薪與恩澤不行意不類由鄭氏泥於不撫其民而不考詩之上下文義也

本義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於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爾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曷月還歸者久

而不得代也

兔爰

論曰鄭氏於詩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致乖詩義或遠棄詩義專泥序文或序與詩皆所無者時時自為之說兔爰之義據序文及詩本以桓王之時周道衰微諸侯背叛君子惡居亂世不樂其生之詩也而鄭氏泥於王師傷敗之言遂以逢此百罹為軍役之事又以兔雉喻政有緩急且詩言欲寐而不覺其惡時甚矣政有緩急

未為大害也矧夫政體自當有緩有急就令寛猛失中

詩人未至欲寐而不覺也

本義曰有兎爰爰雉離于羅者歎物有幸不幸也謂兎

則爰爰而自得雉則陷身於羅網兎則幸而雉不幸也

其曰我生之初尚無為者謂昔時周人尚幸世無事而

閒緩如兎之爰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者謂今時周

人不幸遭此亂世如雉陷於網羅葢傷巳適丁其時也

采葛

論曰詩人取物為比比所刺美之事爾至於陳已事可以直述不假曲取他物以為辭采葛采蕭采艾皆非王臣之事此小臣賤有司之所為也讒人者害賢材離間親信乃大臣賢士之所懼彼詩人不當引小臣賤有司之事以自陳此毛鄭未得於詩而强為之說爾故毛直以謂采葛者自懼讒而鄭覺其非因轉釋以為喻臣以小事出使者二家之說自相違異皆由失其本義也

本義曰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者皆積少以成多如王

聽讒說積微而成惑夫讒者疏人之所親疑人之所信奪人之所愛非一言可効一日可為必須累積而後成或漸入而日深或多言之並進故曰浸潤之譖又謂積毀銷骨也是以詩人刺讒常以積少成多為患采葛之義如是而已至於采苓防有鵲巢巷伯青蠅其義皆然

丘中有麻

論曰留為姓氏古固有之然考詩人之意所謂彼留子嗟者非為大夫之姓留者也莊王事迹略見春秋史記

當時大夫留氏亦無所聞於人其被放逐亦不見其事既其事不顯著則後世何從知之詩人但以莊王不明賢人多被放逐所以刺爾必不專主留氏一家及其云子國則毛公又以為子嗟之父前世諸儒皆無考據不知毛公何從得之若以子國為父則下章云彼留之子復是何人父子皆賢而並被放逐在理已無若汎言留氏舉族皆賢而皆被棄則愈不近人情矣況如毛鄭之說留氏所以稱其賢者能治麻麥種樹而已矣夫周人

衆矣能此者豈一留氏乎況能之未足為賢矣此詩失自毛公而鄭又從之

本義曰莊王之時賢人被放逐退處於丘壑國人思之以為麻麥之類生於丘中以其有用皆見收於人惟彼賢如子嗟子國者獨留於彼而不見録其來施施難於自進也將其來食思其來而録之也貽我佩玖謂其有美德也子嗟子國當時賢士之字汎言之也

詩本義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周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鮑汀

詩本義卷四

宋 歐陽修 撰

叔于田

論曰叔于田之義至簡而明毛鄭於飲酒服馬無所解說而謂巷無居人者國人注心於叔似如無人處不惟其說迂疎且與下二章飲酒服馬文義不類以此知非詩人本意也雖為小失不可不正

本義曰詩人言大叔得衆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

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其二章又言叔出則巷無可共飲酒之人矣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好也其三章又言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武也皆愛之之辭

羔裘

論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毛鄭皆以三英為三德者本無所據蓋旁取書之三德曲為附麗爾六經所在三數甚多茍可曲以附麗則何説不可據詩三章皆上兩言

述羔裘之美下兩言稱其人之善其一章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者言此裘潤澤信可以為君朝服洵信也至其下言則稱其人曰彼其之子守命不變也其二章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言裘所以用豹為飾者以豹有武力之獸也故其下言稱其人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者謂服以武力之獸為飾而彼剛彊正直之人稱其服爾其三章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亦當是述羔裘之美其下言始云彼其之子邦之彥兮者謂稱其服也英美也

粲衣服鮮明貌但三英失其義不知其為何物爾故闕其所未詳

女曰雞鳴

論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是詩人述夫婦相與語爾其終篇皆是夫婦相語之事蓋言古之賢夫婦相語者如此所以見其妻之不以色取愛於其夫而夫之於其妻不說其色而内相勉勵以成其賢也而鄭氏於其卒章知子之來之以為子者是與國之賔客又言豫儲珩璜

雜佩又言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意皆非詩文所有妄曲生意而失詩本義且既解卒章以此又因以宜言飲酒與子偕老亦為賓客斯又泥而不通者也今徧考詩諸風言偕老者多矣皆為夫婦之言也且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是殊不近人情以此求詩何由得詩之義

本義曰詩人刺時好色而不說德乃陳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謂婦勉其夫早起往取鳧鴈以為具飲

酒歸以相樂御其琴瑟樂而不淫以相期於偕老凡云子者皆婦謂其夫也其卒章又言知子之來相和好者當有以贈報之以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此所謂説德而不好色以刺時之不然也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論曰有女同車序言刺忽不昏於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今考本篇了無此語若於山有扶蘇義則有

之山有扶蘇序言刺忽所美非美考其本篇亦無其語若於有女同車義則有之二篇相次疑其戰國秦漢之際六經焚滅詩以諷誦相傳易為差失漢興承其訛繆不能考正遂以至今然不知魯韓齊三家之義又為何說也今移其序文附二篇之首則詩義煥然不求自得定本有女同車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山有扶蘇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

刺之毛鄭之說與予之本義學者可以擇焉

本義曰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云者詩人極陳齊女之美如此而鄭忽不知為美反娶於他國是所美非美也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云者詩人以草木依託山隰皆得茂盛榮華以刺鄭忽不能依託大國以自安全遂斥其君此狂狡之童爾各舉一章則下章之義不異也

褰裳

論曰褰裳之詩鄭有忽突爭國之事思大國來定其亂也據詩但怨諸侯不來而箋意謂鄭人不往義正相反此其失也其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者謂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行涉溱水而來則至矣言甚易而不來爾而鄭謂有大國思我則我揭衣渡水往告以難也且以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告亦不以難而不往也子不

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子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詩人假為此言以述鄭怨諸侯不相救卹爾而鄭謂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者穿鑿之衍說也又曰豈無他士者猶言他人爾鄭謂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者亦拘儒之說也

子衿

論曰子衿據序但刺鄭人學校不修爾鄭以學子在學中有留者有去者毛傳又以嗣為習謂習詩樂又以一

日不見如三月謂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苟如其說則學校修而不廢其有去者猶有居者則勸其來學然則詩人復何所刺哉鄭謂子寧不嗣音為責其忘已則是矣據詩三章皆是學校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不相見而思之辭爾挑達城闕閒日遨遊無度者也

東方之日

論曰東方之日毛鄭皆以喻君而毛謂日出東方人君明盛鄭謂其明未融喻君不明東方之月毛鄭皆以喻

臣而毛亦謂月盛於東方鄭又以為不明以詩文考之日月非喻君臣毛鄭固皆失之矣至於明不明之說二家特相反而日出東方明最盛皆智愚所具見而鄭以為不明者蓋遷就已說爾若毛既謂日月在東方為君臣盛明則於詩序所謂君臣失道者義豈得通此其又失也

本義曰東方之日日之初升也蓋言彼姝者子顏色奮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者相邀以奔

之辭也此述男女淫風但知稱其美色以相誇榮而不顧禮義所謂不能以禮化也下章之義亦然

南山

論曰南山刺齊襄與魯文姜之事毛鄭得之多矣其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毛但云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而不究其説鄭謂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文姜與姪娣傅姆五人為竒襄公往從而雙之詩人之意必不如此然本義已失矣故闕其

所未詳

蟋蟀

論曰蟋蟀之義簡而易明鄭氏以農功為詩考序及詩但刺僖公不能以禮自娛樂爾初不及農功也國君之尊以禮晏樂自有時豈如庶人必待農隙乎鄭惟此為衍說爾職思其外毛謂禮樂之外鄭謂國外至四境鄭又謂職思其憂為鄰國侵伐之事皆失之詩曰蟋蟀在堂者著歲將晚而日月之速宜為樂也職思其外者謂

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爾謂廣為周慮也一國之政所憂非一事不専備侵伐也

揚之水

論曰詩人本剌昭公封沃而桓叔盛彊而毛鄭謂波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如桓叔除民所患民得有禮義遂如二家之説則是桓叔善治其民非其盛彊為晉患也據序所陳直謂昭公微弱不能制桓叔之彊民皆舍弱就彊叛而歸沃爾非謂民知就禮義也使民

知就禮義則晉雖弱而不叛也詩王風鄭風及此有揚之水三篇其王鄭二篇皆以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移束薪豈獨於此篇謂波流湍疾洗去垢濁以意求之當是刺昭公微弱不能制沃與不流束薪義同則得之矣本義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彊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毛鄭之説亦通也

采苓

論曰毛以采苓為細事與采葛傳同予於采葛論之矣鄭又轉釋細事以為小行詩人之意明白固不使後人須轉釋而後知也首陽山名人所共見而易知者毛以為幽僻鄭以為無徵皆失矣至於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以文意考之本是為一事而鄭分為二謂人之為言是稱薦人欲使見進用舍旃舍旃是謗訕人欲使見貶退者考詩之意不然也蓋其下文再

舉人之為言而不復舉舍旃舍旃者知非二事也

本義曰采苓者積少成多如讒言漸積以成惑與采葛義同其曰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者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義止如是而已

兼葭

論曰據詩序但言刺襄公未能用周禮爾鄭氏以為秦

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德教日久襄公新為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案史記秦本紀周幽王時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弒幽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居西垂宮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又據詩小戎

序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但言征伐而不言敗逐之以史記及小戎序考之蓋自西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而卒至文公立十六年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然則當詩人作蒹葭之時秦猶未得周之地鄭氏謂秦處周之舊土大旨既乖其餘失詩本義不論可知

本義曰秦襄公雖未能攻取周地然已命為諸侯受顯

服而不能以周禮變其夷狄之俗故詩人剌之以詩蒹葭水草蒼蒼然茂盛必待霜降以成其質然後堅實而可用以比秦雖彊盛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然後可列於諸侯所謂伊人者斥襄公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而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於水中以興襄公雖得進列諸侯而不知所為欲慕中國之禮義既邈不能及退循其舊則不免為夷狄也白露未晞未已謂未成霜爾

詩本義卷四